

永定河畔永远的家

张素云

河北省固安县第一中学

我的家在永定河南岸叫做西玉的村庄，那是我儿时、青年时期生活和居住的地方。

永定河的南岸和北岸是很高的大堤。我居住的村庄和大堤之间有一片芦苇，当时盖房子需要芦苇编苇席。

村西是一个水库，水库和永定河一样一年四季都油水，水库最深的地方有两米左右，我和小伙伴每天都去水里游泳，举着扫帚扑蜻蜓。绿色的蜻蜓大些，红色的蜻蜓小些。蜻蜓展开翅膀在水面和水草间穿梭，像一个个美丽的精灵。水里还有一些小生物：小蝌蚪、青蛙、鱼、水蛇、还有水蛭。如果水蛭整到腿上就要在旁边拍腿直到水蛭自己出来，不能用手拉，水蛭很容易被拉断，留在大腿里的一段水蛭还要动手术取出。我害怕那软绵绵的东西，但经不住水的诱惑还是经常到水里玩，也经常被水蛭整到。

有一次我和哥哥带小弟去水库玩，把还不会走路的小弟放在水边，我们在水里玩的不亦乐乎，当我回头看时小弟不见了，我和哥哥回到岸上很着急。突然在水深处伸出一只小手，但很快就不见了，哥哥急忙冲到水里把小弟抱上岸，控出水，还好没事，回家也没敢告诉母亲，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带小弟去水库玩了。

村的南面是大片的沙地，那是永定河多次决堤造成的。每到冬季多风的季节大风卷着泥沙漫天飞舞，空气中弥漫着沙土的味道。沙地上种了成排的杨树和梨树。梨树的年龄比我的年龄还要大。每年的春天梨花盛开，朵朵白花像宝石一样，成了花的海洋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，梨子挂满枝头，扑鼻的香气迎面而来。先是早熟的平顶香，再是红肖梨，其后是木里和酥梨。我们爬到树上边摘边吃，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，梨子是我们儿时吃过最多的水果。

村的东面是一片枣树，地势比较高，结出的枣子又脆又甜，后来把枣树砍了种上了庄稼。但那片枣树林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村的东北苇塘边是一片洼地，离永定河大堤只有几十米。那是人们最不愿意回忆和触碰的地方，那里叫做“万人坑”，埋葬着抗战时期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老百姓。1937年日本驻军制造了卢沟桥事件，9月日军从西玉、杨村对岸强渡永定河。先后在西玉杨村登29村制造多起屠杀惨案，杀害无辜百姓近千人。村民生活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恐惧中。仅有的粮食也被鬼子抢走，没有了粮食饿死的人也遍地都是。村里大部分青年被鬼子抓了壮丁，当时我父亲十几岁就被抓去做苦力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人们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武装，拿起锄头当武器，在平原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地道战、地雷战。在庄稼地和芦苇塘里与鬼子展开迂回战，严重打击了侵华者，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。

永定河原名治水，清康熙年间定名永定河。

永定河的上游是桑干河和洋河。每到雨季上游山区河水夹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，淤积在水流渐缓的平原地带，在我们这里形成了‘地上悬河’。每到汛期河水迅猛高涨，横冲直撞，很容易造成决堤。有记载从1698—1948年250年间溢堤和决堤90多次。永定河西玉段最大的一次决堤发生在清宣统三年。庄稼全部被冲毁，牲畜不见了踪影，房子被洪水冲的惨不忍睹，整个村子变成了泥沼。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。有些人选择

重建家园，但更多的人远走他乡谋生或乞讨，现在的新堤村就是在那次永定河决堤后重建的。距离西玉村有1公里，还是紧邻永定河大堤。听父亲说：永定河上游的洪水会漂来许多东西。有木材、牲畜，有一次飘来了好多西瓜。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下河去捞西瓜，一个旋浪把他卷入水里再也没有上来。洪水退去在下游几公里的岸边找到了他的尸体。

我经历过永定河一次险情。记得是我几岁的时候，父亲把我带到堤顶，看着浑浊的洪水一浪高过一浪而来，拍打冲击着大堤，水位接近了堤顶，随时都有溢堤和决堤的危险。我害怕的拉住父亲的手。父亲说只要脚下的大堤不决口，人站在上面就没有危险，水会顺着北高南低的地势南下。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后来的几年间对永定河进行了综合治理，加高加宽了大堤，在河道两旁加固了横坝，减缓了洪水的流速，我家就是在一次永定河大规模治理过程中南搬迁了几百米。再后来大堤坡上竖起了一个瞭望塔，塔很高。塔是用三角铁焊接而成，经常和小伙伴一起去塔上玩。我们不从梯子上去，而是从交错的三角铁爬上去。小时候我胆子很大，敢爬到几十米高的瞭望平台，那一层有木板，能容纳十几个人。我喜欢站在上面，感觉蓝天白云就在我的头顶，触手可及。

随着人们利用永定河水灌溉农田原来越多，河水越来越少了，直到断流。村民在河滩上打井，种上了西瓜，结出的西瓜又沙又甜。再后来只有坝旁边河水冲出的深坑里有水，并且有鱼。我们经常去摸鱼。鲶鱼在石头缝里，伸手就可以摸到。之前官厅水库放水水里也有鱼，只有小鱼。我们小孩用笊篱趟着膝盖深的水去捞鱼。小鱼拿回家后母亲把鱼洗干净裹上面放在热油里煎，金黄的煎鱼又脆又香。

记得我上中学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县的恶性案件，杨村的一对父子把一个上门讨债的老太太杀害了。两个人用绳子把石头和尸体捆在一起沉进大坝旁边的水坑里。时间长了头发飘到水面，被捕获的人发现报了警。打捞上来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但还是有人认出那是杨村已经失踪半年的独居老太太。在固安一中开了审批大会，执行枪决地点定在发现尸体的大坝，汽车走到新堤村后犯人就吓晕了，就在此执行了枪决。这件事后我非常害怕，晚上不敢睡觉。老太太的女儿嫁到我们村，她经常过来看女儿在我家门前经过，她的模样总在我眼前晃。黝黑黝黑的脸庞，走路迈着大步看着很健康的样子。

在后来官厅水库不再放水，大坝旁的深坑里也没水了，永定河成了枯河。

近些年村子周围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村西建成了高速公路，村南建起大片高楼和别墅，美丽的公园大湖，宽阔的柏油路，房子被绿植和草地包围着，像一个大花园。华夏幸福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居住、休闲一体的高档社区。

父亲去世三年了，我每年几次去父亲坟前祭拜。每次回去都感觉村子有变化，今年十月一在回去，发现过去泥泞的土路已被方砖路和大面积的绿化所取代。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情节，父亲坟前的每一棵小草都让我感到亲切，那年春天梨花盛开的梨树，曾经居住的房子和熟悉的街道，永定河滩甜美的西瓜，这一切是我最宝贵的回忆，永定河畔是我永远的家。